在華盛頓咖啡不遠的一條後巷，門兩邊是舊的日本矮灰牆，裡面有兩大株夾竹桃，開着火辣辣滿樹紅花；對面的那列住宅却是蒼翠的橫枝古松遮蓋着。這樣的住宅，照例是又清靜又難找尋的。所謂幾丁目，幾番地，這整條巷子，是同一個號碼的，只有門前用木牌寫了「高田某某」、「石井某某」的戶主姓名，有的則是三兩所在一處，釘着一塊牌子，如「上池屋」、「阿部莊」等等。

這夾竹桃旁開的一家，却既無戶主姓名牌子，也無屋宇之名。門右上只有一塊舊的拉門鈴的舊銅長環。一個戴太陽鏡的西裝高個子紳士，東張西望，進入了這條巷子。一連按過三家門鈴尋人，最後到了伸出牆頭足有三四尺的夾竹桃旁。他忽有所悟似的，尋見了拉鈴，扯了兩下。「海！海！對不住，正佔住手，就來！」是個婦人的聲音。

「對不住，請開門！我等等好了。」這戴眼鏡紳士在外面回答。足足有三分鐘，聽到聲音近前，門響着，開了四五寸寬：「先生，貴客找誰呀？」一個白圍裙的僕婦，恭敬地在門內鞠躬道：「沒有人在家裡！」

「可住有一位中國——支那人？我是他的朋友，特來訪他的。」——「支那人？」婦人詫異地抬頭，地方面雪白，望之三十多歲，作詫異狀道：「沒有呀，這兒姓高田呀，主人去了大阪，夫人回娘家去橫濱了。我是女傭，先生，錯了吧？這兒屬十四丁目十二番地。」

「啊！請問可知道這附近住了中國人沒有？請問一聲。」——「沒有，對不起！」婦人鞠躬，隨即關上了門。這黑眼鏡紳士，只好再去按另一家門鈴不提。這個時辰，巧得很，正是威廉趙在街口外見雪娘，取到簽証護照之後。他辭別了雪娘，却不即刻回去，走向對街的商場內，進入一家當地小酒館，坐在櫃台前叫了瓶熱燒酒，摸出一份報紙來，就着小食慢慢飲着閱報。

他挨到酒飲完，要了一碗茶漬兒布飯，呼嚕嚕吃了。這樣足足躭了一小時，然後付錢出來。且不進巷，繞到另一頭，由後面轉入。戴太陽鏡的紳士，還在巷內低頭散步，但離他的夾竹桃院，已轉了一個大彎。他着和服，身裁頗高大，泰然行過黑眼鏡，但立刻感到：

「這傢伙一定是個偵探，辦案的便衣。」

他安步而行，巷頭清靜，但聽到有皮鞋聲，立刻作了決定，施施然過門不入。

九三：紀念玄奘法師

只見一尊金佛高高端坐蓮台之上，蒲團、响鼓、鳴鐘、捲帘以及那些古色古香的大小相稱的佛燈，把整個「大雄寶殿」裝飾得莊嚴肅穆。大殿兩邊的「神台」上，十八羅漢有的手捧佛旨，有的雙手合十，還有的好像在默唸佛經，真是千姿百態，且不暇給，極堪欣賞。

在大雄寶殿的東面，人們爲了紀念玄奘大法師，又建起了一個「玄奘法師紀念堂」。在紀念堂中間，還有一個木雕模型「三藏塔」，塔內安放着玄奘法師的頭頂骨。

出了「玄奘紀念堂」，向東穿過小圓門，便來到「法堂」，兩株金桂花樹遮住了半個庭院，這使庭院顯得十分清靜涼爽。

當你看完「寺廟」以後，必然會想到：這裡既是爲寶公和尚建造的寺廟，那麼，從明孝陵移過來的「寶公塔」，在「無樑殿」的西北，由一條小路通向的松林中，有塊古怪碑石。

三三七：梁志達入獄三年

「陪你去美國？……」珊表姐更感意外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。

「是的。我打算到美國做手術，沒一個人陪着不大方便。我想，也許你可以帮我這個忙！」汪翠娟說。

「大概要去多久呢？」她問。

「起碼一個月吧！」汪翠娟說，你的旅費我會替你付的，反正我現沒事做，可以免費遊埠，我還會辛苦點？」

「不要緊，我可以陪你去我們還去有幾個大客戶，必要時也可以找他們帮忙。」

「那就好不過了！」汪翠娟說：「你有空嗎？到我這裡坐坐，咱們好好地商量一下！」

「好！我馬上來。」……

半個月後，汪翠娟終於接治好美國的整容醫生，在表姐的陪同下，啓程到美國去。這天，在去機場的車上，汪翠娟從電台的新聞報告中聽到梁志達被法庭宣判入獄三年！（完）

一：黃山大會

只見立在邵光德背後的閑雲四鶴其他三人一齊走了過來。這三人分別是灰鶴、黑鶴和黃鶴，他們四個雖然是遊戲人間的老者，但除了性格容貌各不相同之外，服色亦不相同，各以自己外號的顏色穿衣，是故別人一望便知。

劍道人架冷笑道：「原來所謂俠義道上的人，都是慣於以衆凌寡！邵光德，你能否爲道爺解釋一下，是由誰開始的傳統。」

邵光德臉色一變，還未來得及答，道人接着道：「咱們合苦，拜不能離陀，你牛鼻子請原諒！」

劍道人一怔，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只見黃鶴搖頭擺腦地道：「閣下不恥下問，求知之心令人欽佩！然，既稱高人如此無知，不亦令人失望乎？」

劍道人冷諷道：「何不訂下一個規矩，不論大戰小戰，百人齊上的，豈不更加戰無不勝？」

黑鶴怒道：「你胡謅什麼？咱們是這種人麼？別人怕你，咱們閑雲四鶴可不會怕你？」

劍道人微吃一驚，道：「才知道這四個怪人是二十多年前便已著名的閑雲四鶴，沒知道四鶴的武功都還遜邵光德一籌半籌，劍道人武功雖高，但要獨鬥四個，却毫無把握！

白鶴向劍道人扮了一個鬼臉，道：「牛鼻子，過來呀，咱們讓你先出手，免得你說咱們以多凌寡！」

劍道人暗暗叫苦，正在猶疑時，忽聞遠處有人道：「牛鼻子，你眞令人失望，當年老夫將你排在最末，你還不服氣什麼！」

劍道人怒道：「道爺無空與你掉書包，你們既然自認代表正義，爲何專以衆敵寡，難道道才是「正義」乎？」

「非也非也！」黃鶴拉腔慢慢地道：「此亦即閣下之無知點，武林中多年有不知咱們四人不曾對付多少人，都是共進退的！閣下過於閉塞矣！」

劍道人冷笑道：「閣下訂下一個規矩，不論大戰小戰，百人齊上的，豈不更加戰無不勝？」

黑鶴怒道：「你胡謅什麼？咱們是這種人麼？別人怕你，咱們閑雲四鶴可不會怕你？」

劍道人微吃一驚，道：「才知道這四個怪人是二十多年前便已著名的閑雲四鶴，沒知道四鶴的武功都還遜邵光德一籌半籌，劍道人武功雖高，但要獨鬥四個，却毫無把握！

白鶴向劍道人扮了一個鬼臉，道：「牛鼻子，過來呀，咱們讓你先出手，免得你說咱們以多凌寡！」

劍道人暗暗叫苦，正在猶疑時，忽聞遠處有人道：「牛鼻子，你眞令人失望，當年老夫將你排在最末，你還不服氣什麼！」

（三二）

一：一隻異鼠的故事

如果你知道一隻母鼠生下的子子孫孫全部都活着不死，一隻母鼠的後代會繁育多少隻鼠子鼠孫？說出數字來會把你嚇了一跳，那是三千萬隻。當然，這是鼠子鼠孫全部都能活着而言，不過據聯合國有關部門估計，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老鼠？說出來更使你大驚失色！目前地球上的人口總數是四十多億，而地球上的老鼠的總數量，也是四十多億。這也只是比較保守的估計，就更加得人驚。

俗語說「過街老鼠，人人見了都要打！」可見殖鼠的乞人憎。

不過，有一隻老鼠却是例外，牠是令人喜愛的，這隻老鼠行俠仗義，鋤强扶弱，曾救過不止一個人的性命。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事，但這是眞的事，但這是牠的性命。

G·F·區小姐：你是十五歲來初經，不算是很遲，有些還遲到十七八歲才來的。

少女初經後，常有一段日子是閑月經，不正常。有些還會如你一樣，初經來了，但迅速即又告停止，而三四個月你可在營養、身體方面便。你懷疑這是經血不暢，會「焗」實了。這在肚子方面確可以有一些「實」的感覺，但與此同時，經血不暢，是會引起經痛的，來信沒有提到這一點。

大便內帶些黃橙色點狀物，這看來是黏液，正常也會如此，多吃些水菓，情況就會有所改善。

月經來時，一般來說，身體可能有些反應的，故於此時洗頭，可能會引起不適，但如果保護得好，快快地將頭拭乾，不太被勢。那麼，在月經期間洗頭，也是可以的。

黑眼圈與月經無關，覺到肚子眼大、大便減少，這些均是消化機能方面的事情而已。你可以多吃些蔬菜水菓，果蔬所含纖維素有利於通。（梁醫生、新八二六二二）

通天曉先生：

我們時常看到「失之毫厘，以千里」一句話，請問出自何經何典？　梁文輝

梁文輝先生：

成語「失之毫厘，謬以千里」君子慎始，差若毫釐（厘）謬以千里。」此語的意思是，即使極少極小的偏差，也會造成很大的謬誤。多用以强調不能有一點差錯。

今人引用與原文不同，除你的引外，亦作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」。（江嵐、新八三六六三）

風言蜂語

得個講字

夏鼎基表示立法局應有民選議員。

是否講過算數？

多一口

巴士連續鬧碼。

否則加價沒有這麼順利。

教訓未足

市面又發現打針鷄。

大概上次教訓還不足吧！

現代迷湖實錄之四　測字攤

田長軟

二八七：單人匹馬

阿志曰：「我查過，都係話得事叔父。」

會耀曰：「叔父平？本身有有料？」

阿志曰：「有料又點？老柴喇，易過借火，每人攞一截脚筋，禾米堂同飛鷹堂一向都係唔妥。」

會耀曰：「你老細想齊齊郁佢兩個？」

阿志曰：「然，所以我徹來你意思，因爲我單人匹馬，只能郁其中一個，另一個必然會提高警覺，再向佢埋手就難矣！」

會耀曰：「有幾多福利？」

阿志曰：「郁一個五毫子。」

會耀曰：「丟那媽，五毫子？叫你老細自己去郁喇！你佔佢兩個蝦毛乎？」

阿志曰：「唔少者矣，以前係三毫子郁一個，師傅，當練刀而已，有乜好得過！」

會耀曰：「唔得，五毫子太少。」

阿志曰：「師傅，如果你嫌少，我分兩毫子會耀曰：「叔父平？」界你，當我收舊債。」

會耀曰：「阿志，做人不可以冇原則，禾米同飛鷹，都算大堂口，四眼輝面家富兩個，斤兩十足，丟那媽只賺五毫子？叫你老細含咗喇！有得傾，你想郁，自己去賺。」

阿志曰：「本來我老細有得傾，一口價，但我可以求佢加多少。」

會耀又媽媽聲，曰：「叫你老細自己去郁喇！阿志，講開又講，你老細究竟是什麼人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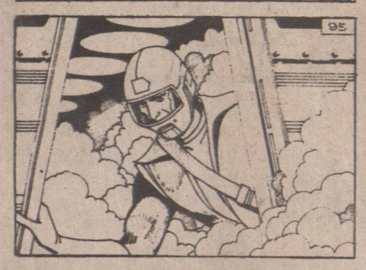
阿志曰：「師傅，做這一行有個規矩，不可問老細來歷，亦可不問對方係邊一個，只認銀紙。」

會耀曰：「丟那媽，做人點可以咁胡塗，萬一失手，點搞？」

阿志笑曰：「此則睇自己手段同運氣矣，師傅，這種錢非常易賺，一於帮下手，如果你不肯出手，我亦有得撈，我一於同老細接觸，叫佢加錢。」

蝸子量号搜空船故事　天狼星魔王

文昼　沙駱　格家



（九四）飛彈基地上的白狼兵士只管向迎面而來的十名敢死隊射擊，却沒有注意到背後。亞都與烏長老，率領了另一批敢死隊，從後摸上，猝然進襲，亞都有先進武器，這些長髮人敢死隊，手上執着的都是木棒，但白狼兵却全被擊斃，烏長老命道：「奪取武器！」

（九五）亞都問烏長老：「我們會像取了白狼人的武器，秘密訓練，只要奪到了武器，都會應用。」長髮人犧牲了十名敢死隊，控制了基地地面，奪到了武器。烏長老對亞都道：「我們攻入地下室！」亞都取出防毒面具戴上。

（九六）烏長老帶了亞都，率領敢死隊，由一個入口進入隔石飛彈基地的地下室，這個基地地下室很大，他們循着一條傾斜的甬道下去，便看見許多飛彈頭小型爆炸器，足以把整基地摧毀！」突然，有一小隊白狼兵出現，雙方展開射擊！

一三二：她公平嗎

阿七默然嘴嚼女兒的話，她在秤量兩個與自己生活有着密切關係的男人。繼珠雖然年輕，見事不多，心裡想到的，未必很成熟。但她在這個大清早，跟媽媽講的心腹話，未必沒有道理——不錯，胡老超在答應和她結婚之時，是她心裡最悅龍景之時。認爲他跟那與日本軍官同居過的，塘西交際花合作，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，她父母也是死在那些侵略魔爪下。再說她作過估計——龍景投向花影憐的懷抱，是無可挽回的了！她憑愛情親情，能挽回一個事業心重的男人的愛心？或能打破他的發財美夢嗎？認定自己是失敗者，她是抱着一種負氣的打擊報復，故意提早嫁胡老超，甚至企圖隱瞞懷孕的秘密。料不到，她所嫁的老漢，爲人寬厚老實不自私，最糟糕的是他不能生養孩子，如此一來便洩漏秘密，讓敏感的龍景知道……

兩代人　幸海

聽繼珠剛才的話語，好像認爲她對龍景不太公平！細想過去，在戰禍災難之年，他一直在帮扶挽救。即使在後來，胡老超離家，他也伸出手來，使醫館渡過兩個大難關。兩個男人，龍景和胡老超都離開她。不，是她離開龍景，但她一直在痛惜龍景，即使後來老超失跡，他和她時有見面，但她仍然滿腔怨懟。相反，對老超的爲人寬厚老實不自私，最糟糕的是他不能生養孩子，如此一來便洩漏秘密，讓敏感的龍景知道……

在痛惜龍景，即使後來老超失跡，他和她時有見面，但她仍然滿腔怨懟。相反，對老超的爲人寬厚老實不自私，最糟糕的是他不能生養孩子，如此一來便洩漏秘密，讓敏感的龍景化了！那當然是二十多年來，他支持自己，不以她懷着別人的孩子，而欣然跟她結成夫婦，並忍愛地共同建家創業，使兩個不幸的孩子成爲幸福的孩子……

但是胡老超就在兒女成長的時候走掉，帶一筆錢，也帶幽首飾，和前妻師妹一起，也帶幽紅柳綠，眞如人間仙境，及遊龍華，觸目皆桃花，有紅有白，花大如小酒杯，眞壯觀也。

心開

大塊小品　花桃

桃花，確亦有其可觀之處，會遊西湖，蘇杭桃花，有其可觀之處，會遊西湖，蘇杭桃花，確亦有其可觀之處，會遊西湖，蘇杭桃花，確亦有其可觀之處，會遊西湖，蘇杭桃花，確亦